

第七回 施巧計蠶金夫著魔 設暗局俏佳人受騙

卻說江五把船灣灣曲曲搖到冷靜去處有一家臨水後門，孫氏叫把船灣定，說道：“不知我親家在家不在家？你們略等一等，恐怕他還要接你們上去會會哩！”郎氏道：“我們是不好上去的，姨娘進去與我們說聲問候。若是留姨娘住下，我們就好開船，等回來時再接你罷！”孫氏道：“莫說這話，況且許姑娘說起來都是有親道的，難得到了這裏，豈有不曾一會就肯放你們去的？”一邊說話，就推開後門進去了。

原來這家就是龔監生家後門，是孫氏走熟的路，他家男女大小都是認識的。有個大丫頭巧兒見了孫氏，便笑嘻嘻道：“你來得正好，那曹二府正在前頭罵你哩！他說這幾日就要起身，你不與他上緊尋個好女子，猴急得緊，你先去應應他的急罷！”孫氏笑道：“騷浪貨！不要油嘴，明日我與你尋一個大家伙的，包管你受用不盡。”兩個正在鬥嘴，見龔大娘子出來，看見孫氏便道：“孫嫂兒，今日想是又尋了個人來了？”孫氏道：“正是。今朝與他尋了個上得畫兒的人來，祇是價兒大，不知成不成？”龔大娘子道：“他今日到這裏來坐了好些時了，你快去見他去！”孫氏道：“我為他這事來回走了個不耐煩，今朝卻來得湊巧，想必有些成意了。”一邊說著，就往前邊書房裏來。

原來這日曹偉如正來與龔監生商量娶妾赴任之事，欲邀龔監生同往任所。龔監生辭以“家務所絆，不能偕往”。正在商議，看見孫氏到來，曹偉如道：“好人兒祇顧自己鬆爽受用受用，全不管人著急，四五天不見個影兒，我如今起身不遠，你到底尋的人怎麼了？”孫氏笑道：“這番不用著急，包管你今朝一箭就上垛。祇是你有了新的，就要忘記了舊的了。”龔監生笑道：“照你這說，有了人，連你也帶了去罷！”孫氏瞅了一眼，笑道：“老嚼蛆，不要油嘴，且說正話。如今這個女子，是他寡居的晚娘要將他出脫，想賺一注大銀子。這女子的美貌是不必說，祇是有些執性。如今騙他出來，祇說是探望親戚，並不敢提起賣他的話，恐他尋死覓活弄出事來。如今祇要騙他上來，相中了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，立張賣身文契，叫他娘打個花押便兩下撒開，卻遲緩不得。那時節，祇要你安頓得好，盡著你受用，祇不要惹老尤的醋罐子甩出來就造化了。”

曹偉如未及回答，龔監生接口道：“媒婆口，娘子嘴，說便說得好聽，祇怕你那兩片子翻騰鼓搗，不大老實，須見了面才信得過。”孫氏又瞅了他一眼，道：“獸花子，老娘的話不信還信誰的？”曹偉如笑道：“如今在那裏？”孫氏道：“他娘兒兩個現在船中，如今祇要先騙他女兒上來。他有個嫡親娘舅，住在觀音門外，叫做甚麼金振玉，祇說你這裏與金家也是親戚，纔好騙他上來。須先與龔大娘子說明緣由，管待著他。待你看中了，便須如此如此，將他灌醉，隨即與他娘講定身價。買割絕後，我與他娘開船去了，便是你家的人，怕他飛上天去？”龔監生道：“且看了人再作商量。”當時就往裏邊來，與他娘子說明緣故，吩咐巧兒到船上去請姑娘上來。

去了一回，巧兒轉來說道：“他祇催著要開船，不肯上來。”孫氏聽了，便同巧兒一同再到船上，對雪姐說道：“這是你母舅家親戚，做人最好，方纔說起你，他家大娘子一定要會會，日後也好往來。況且天色尚早，會一會也不多耽擱的。”郎氏道：“姨娘領了上去會一會，就下來開船。”孫氏道：“祇怕還要請你上去哩！”郎氏道：“我是不好上去的。”孫氏說著話，就同巧兒扶了雪姐上坡。

進了後門，早有龔監生娘子接著道：“果然好一位姑娘，一定是有福氣的。”一面就領進一座門來。雪姐看時，卻是一個花園，裏邊花木扶疏，亭臺幽靜，打從一座小樓經過，微聽得上面似有人言語，卻打從樓後轉出園來，又是一個院落，幾間書室。再進了一重門，就是內室。當下龔娘子就讓雪姐到上房明間內來。雪姐看見是個體面人家，也就放心。當時與龔大娘子見過了禮，丫頭就送上茶來喫了。雪姐一心祇想回家，也不暇問長問短，就要作辭起身。龔娘子道：“你金家母舅與我們這裏是至好的親家。今日姑娘是難得到來的，若空去了，明日見你母舅，一定要說我們的不是。”孫氏接口道：“況且天已過午，早間喫了飯，這回也肚飢了，就在這裏喫了便飯起身也不遲。明日見了你母舅，面上也好看，若真正趕不及，姑娘就在這裏住下，明日煩這裏就近送你到母舅家也是一般。”說話時，龔娘子就吩咐丫頭快些收拾便飯。雪姐看見如此相待，又聽說是母舅的親家，正好告訴他這遭風的情節，況腹內又飢，便道：“祇是攪擾不當。”龔娘子道：“將來正要往來，姑娘莫怪簡慢。”

敘話之間，雪姐正待將前後情節告訴出來，也是事不當敗，卻見巧兒進來對龔大娘子道：“相公請娘子說話。”龔娘子對孫氏道：“與我暫陪一陪，我去去就來。”說著就去了。這裏孫氏陪著雪姐說了些龔大娘子做人最要好、最親熱的閑話。不多一時，龔娘子進來。此時龔監生已將曹二府十分相中，便叫如何相待的情由說知了。祇見巧兒來說道：“飯已待熟，恐姑娘們肚飢，先請喫起酒來罷！”龔娘子道：“也好，竟搬到這裏來喫罷。”當下讓雪姐坐了客位，孫氏對面，大娘子主位相陪。巧兒、僕婦端上酒菜來，大娘子道：“匆匆便飯，待慢莫怪。”雪姐道：“甚是攪擾，祇恐船上久等不便。”大娘子道：“請他們不肯來，已另送飯到船上去了。”當下就親遞過一杯酒來。雪姐起身接過，也就回奉了一杯，然後坐下飲酒。凡是兩邊開口說話，都是孫氏接口支吾開了，祇是殷勤勸酒。大娘子與孫氏也陪著飲了兩杯。原來這酒叫做千日醉，到口香甜，入腹易醉。雪姐不知，祇道是好意，又當不過兩人再三相勸，已是飲了四五杯。大娘子嫌酒冷，隨叫換上熱酒來。當不過孫氏又強勸了兩杯，便有些頭重腳輕。大娘子見雪姐已醉，便道：“寡酒不好再勸。”叫丫頭盛飯來喫。雪姐此時已覺支持不住，勉強喫不到幾口飯就放下碗，連身子倒在椅上，早已動彈不得了。孫氏與大娘子丟個眼色，一同攙他進房裏來。說道：“姑娘想是空心酒，容易醉，且在我床上略睡一睡就醒了。”當下將他攙在床上。雪姐已是昏沉沉的睡去了。

原來這孫氏與龔、曹兩人預先定計，叫二人先藏在花園樓上，這樓四面都有紗窗，故領雪姐從樓下周轉一遭，已被他二人看了個仔細。這曹偉如見雪姐果然美貌異常，滿心歡喜，祇不知要多少身價。因孫氏說是瞞著他賣身的，故不來衝破。及雪姐進去後，他兩個也就從側門轉到前邊書房去了。

卻說這孫氏見雪姐睡倒，就急急往前書房來，對曹偉如說道：“看得如何？”曹偉如道：“人物是去得，不知他娘要多少身價？”孫氏道：“他娘原要把他騙到蘇州去賣與大財主，口裏要想賣五百兩銀子哩！我再三勸他說：‘你往蘇州去，人生路不熟，那個去處，且莫說房錢、飯錢、盤費是貴的，還有那一種託空駕橋訛人局騙、紮火囤強佔奪的人，見你是個外來寡婦，祇怕連你拐騙了去還不知道哩！不如在這裏，我與你尋一個好主兒出脫了，又省了盤費，豈不便宜？’如今事不宜遲，你既看中了，還他個數目，讓我好去對他娘說，省得這女子醒來又多費一番口舌！”曹偉如已是心裏愛極，又見他說得爽利，一口就還了二百五十兩銀子。孫氏搖頭道：“這一

的數，難與他開口。”龔監生道：“據你說，該與他多少？”孫氏道：“至少得與他四百兩銀子才妥。”曹偉如道：“你想要在這裏面分他一半的意思了？”孫氏道：“一分行貨一分錢，這樣一個出色的女子，到蘇州去，遇著個心愛的大老官，怕不賣他千兩銀子？”曹偉如道：“不要浪嘴，銀子是現成的，祇要你說妥了，當時成交，我還要謝你個不亦樂乎！”

這孫氏笑著就往船裏來，與江五夫婦說明，訂定了二百五十兩銀子，若多做出來是我的媒錢。”江五道：“我們祇得三百兩，其餘做出來的，都算你的謝禮也罷。”孫氏道：“我也不知費了多少口舌，才騙得他喫酒、喫飯，如今已醉倒了。趁此時成交了，大家就好撇開。祇是你們得了三百兩，太喫虧了我。”江五笑道：“我權做了你半日外甥，難道你還不便宜？”孫氏笑著，復回來與曹偉如道：“他娘執意要五百兩，我再三講到四百兩上，是斷不肯少的了。你若應允，可即兌起銀子來，立刻同到船中去寫契成交，一割兩斷豈不剪截？”曹偉如道：“恐怕他家還有人出來說話，又恐他婦道家過後懊悔起來便怎麼？”孫氏啐了一聲道：“他家並沒有一個人，祇有這個晚娘，同他素不相合，決意騙他出脫了，還要去另尋頭路哩！成交後面也不敢再見的了，還有甚麼懊悔？就是我也要離了他的眼睛。我再教你個法兒，這裏斷留他住不得，如今成交了，趁他未醒，窩他到你自己船裏，且慢回去，可能他安插在個僻靜處，不叫他見人，到你起程時帶了他走豈不全美？免得他在這裏醒來喫驚喫怪，連累龔娘子淘氣。”這一席話說得曹偉如滿心奇癢，笑道：“我的乖乖，看你不出，倒有這許多賊智。”孫氏笑道：“聽了老娘，萬無一失，你放快些，不要耽擱了！”曹偉如即喚跟來的老家人曹旺，道：“你速往自己銀號內取兌端正的銀子四百兩，另封二十兩，即速取來應用。”老家人答應去了。——原來這龔、曹兩家，相去不過二里多地，後門俱通水路，故可朝夕往來。凡有商謀，俱在龔家落腳。

當下曹偉如挽龔監生帶了紙筆，同孫氏俱到船上來。這郎氏知是到來成交，假作愁泣之狀，問道：“不知那一位是曹老爺？”孫氏指道：“此位就是。如今話已講明了，須要你立個賣女文契。”郎氏對曹偉如道：“妾身因孤貧難度，不得已將女兒出賣，雖不是親生，也是我撫養了一場，祇要老爺另眼相看，便是他造化了。我一個女流，又不識字，悉憑老爺怎樣立個文契就是了。”龔監生道：“如此說，我與你代寫一契，你親手畫了約也是一般。”郎氏應允。龔監生就問郎氏姓名，孫氏代答道：“他是許門張氏，六合縣人，是個寡居，家中並無親族。女兒是前娘生的，叫做‘雪姐’，今年十五歲了。”龔監生聽著，就頃刻寫成了一張文契，念與郎氏聽了一遍。郎氏道：“有累官人，寫得甚好。”孫氏道：“他也是一位財主官人，不要你一個錢謝禮，你親手畫了花押就是了。”郎氏假作羞澀道：“我不會拿筆，一發請官人代畫了罷！”龔監生道：“這卻使不得，你祇在名氏下畫上一畫，直上一直就是了。”郎氏祇得依著畫了個大十字。孫氏是媒人，也在名氏下畫了個十字，將契與曹偉如收了。恰好老家人已將銀子取到，當面一封一封交付清白，共是八大封。曹偉如道：“這銀子天平都是兌准足的，不消看得。格外二十兩一封，是謝媒人的。”孫氏又對郎氏道：“這船駕掌難為他送你來，你也要謝他兩數銀子。今日天色尚早，我就送你回家去，省得你獨自一個在船上不放心。”郎氏道：“多謝你費心，到家還要另謝你。”孫氏笑對曹偉如道：“這樣成交連中人的酒水不曾費你老人家一文，也太便宜了。我方纔聽說的話須要趁早安頓，不要等他醒來，喫驚打怪，連累他大娘子淘氣。”曹偉如點著頭就與龔監生轉身去了。

這孫氏便催江五開船，重到孫氏住處，把銀子分了兩大封與他。還與他送到家裏。江五趁此，兩個還敘了一敘舊，才轉來與老婆載了這三百兩銀子回家。此事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曹偉如轉身與龔監生商量道：“這女子醒來知他晚娘把他賣了，定然要哭吵起來，豈不帶累嫂子淘氣，多有不便，當如何計較？”這龔監生不慌不忙說出這個計較來。正是：

欲為惜玉憐香事，須避爭風喫醋人。

不知雪姐如何中計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遊戲成文原非此書正例，然寫來何其妙也。如孫氏說話，句句是浪婦聲口，句句是媒人聲口，純是遊戲空靈之筆，真如海外奇器，鬼斧神工，騙雪姐並騙龔、曹兩人，妙在又婉轉，又剪截，並無一些痕跡。孫氏當是古今第一神騙。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